



我們的朋友霍塞

阿·巴特羅夫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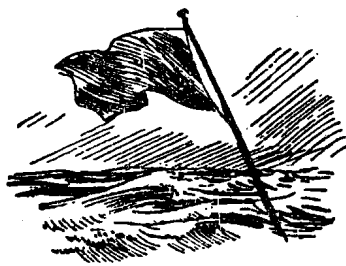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兒童出版社

〔蘇聯〕阿·巴特羅夫

我們的朋友霍塞

（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兒童的故事）

彭 玲 譯



符·波加特金畫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書裏敘述的是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勞動兒童受剝削受迫害，以及他們反抗的情形。這裏描寫了西班牙小水手的革命熱情和對蘇聯的熱愛；描寫了美國少年幫助中國漁民反抗美國壞蛋，幫助中國漁民回國；描寫了錫蘭孩子反抗外國資本家的勇敢行爲；描寫了法國孩子受美國船長的剝削和迫害；描寫了英國孩子和蘇聯人的友誼；描寫了意大利小水手怎樣參加了工人的鬥爭。

А. Батров

НАШ ДРУГ ХОСЕ

Детгиз 1951

書號：譯 0102 47 千字 定價(5)二角九分

我們的朋友霍塞 (高)

著 者	阿 · 巴 特 羅 夫
譯 者	彭 玲
繪 圖 者	符 · 波 加 特 金
出 版 者	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上 海 延 安 西 路 一 五 三 八 號
印 刷 者	上 海 新 華 印 刷 廠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1955年6月第1版—第1次印刷 印數 1—9180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28 印張 3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登肆號

目 錄

我們的朋友霍塞	1
小查理	11
在科倫坡	23
小狐狸查克	37
在倫敦的碼頭上	52
見習水手彼得	64



我們的朋友霍塞

1

我和小霍塞——西班牙波陸克斯號汽船上的一個見習水手——同坐在港口的棉花包上，看着那停在開普敦〔註〕拋錨處那隻失掉了風力的三桅小帆船。這隻小船的外表有點淒涼的樣子，它失掉了風力，上面沒有人，停下來不動，好像一隻生了病的白翅膀鳥兒一樣。

“今天一清早，我們就在那裏吹笛子——呼喚着風，可是風不知道是在哪裏逛了一陣，就醉醺醺地仰着躺下了……”見習水

〔註〕 開普敦是非洲的南非聯邦的一個海港。

手微笑着說。

他是一個可愛的孩子，他有一個蘇聯的五角星，五角星上有鎚子和鐮刀，這五角星不知怎麼竟會落到這遙遠的海外來了。這五角星霍塞是佩在襯衫裏面的一根帶子上的。

“要不然，船長老爺就要把我趕下波陸克斯汽船哩，”他解釋着。“有一次爲了猴子侏侏，他們已經想把我趕下船去，因爲我教會侏侏表演佛朗哥〔註〕搔癢的樣子……同志，你知道水手們在小帆船上的是怎樣呼喚風嗎？”

“不知道，霍塞。”

“他們強迫見習水手在前甲板上跳舞和扮鬼臉呢。”

“這是胡鬧，霍塞。”

“是呀，我也不相信這個！”

“告訴我，孩子，船長不會罵你嗎？你和我在一道，已經整整一個鐘頭啦……”

可是霍塞安慰我說：

“一個老廚子桑傑斯對我說：‘霍塞，你的事情我來替你做，你到蘇聯水手那裏去，讓你有一個節日吧。’”

“這麼說來，你們那位廚子是一位很好的老頭兒吧？”

“是的，同志，不過他什麼都害怕，他老是發抖，當船長老爺大罵他的時候，他就哭起來……我不能夠看着他哭，同志。水手應該像崖石一樣的堅強才行！”

〔註〕 佛朗哥是西班牙法西斯匪首。

“你難道不哭嗎？”

“霍塞的眼淚從來沒有落到甲板上過！”

“原來這樣……”

“是呀，同志。斯大林吩咐要做個堅強的人！”

“對的，霍塞。”

“同志，我是準備去死的，只要能看到斯大林一次就好了！”

“斯大林並不喜歡他的朋友們死去啊……不要去死，霍塞。”

“不，不，同志，我不想死，活一百歲該多好！”

“這就對啦，小朋友。斯大林——就是生命！”

“是的，是生命，同志！我知道斯大林就是這麼一個人。當人民勝利的時候，就是斯大林，當花園裏的樹木開花的時候，當陽光充足的時候，這一切都是斯大林！”

“對啦，霍塞。”

我越來越喜歡霍塞了。他有一張非常好看的面孔。當他快活的時候，這是一張活潑可愛的面孔，那對褐色的眼睛還有點調皮的神色，可是當他激動了的時候，他的臉就變得像小姑娘似地富於幻想，而且美得很。

霍塞今年十六歲了，十六年中，有四個年頭，他是在海上度過的。他曾經乘着西班牙和美國的大船航行過，也在比斯開灣〔註一〕的三桅小漁船上做過事。霍塞的家鄉是巴塞隆那港口〔註二〕，這也是一個大城市。他還有一個小妹妹康其達住在那裏，他所有的工錢都是寄給她的。

“她是一個好姑娘，同志。有那麼一天，我們會拿起步槍，對着佛朗哥瞄準哩……可是你大概不喜歡我說得太多吧。你該認為你的霍塞是一個多話的人吧？”

“不，你不是多話的人，我的霍塞。”

“不，我不是多話的人！”見習水手緊握着拳頭說。“當一個生病的比利時水手被關在亨利·拉列號船上的禁閉室的時候，在船上舉起紅旗的就是你的霍塞呢。去年在巴塞隆那，有一個從卡爾達黑拉號船上下來的舵手加爾西亞，被佛朗哥匪幫打傷了胸部，躺在我們院子裏的頂樓上，那時候霍塞做了些什麼呢？好，你能說說霍塞是怎樣做的嗎？”

“是替加爾西亞包紮傷口吧？”

“不，這是我的妹妹康其達做的事情。原來是這樣的：當加爾西亞睜開了眼睛的時候，他說：‘孩子，給我一把刀吧。如果佛朗哥的狗腿子們到這裏來了，我要以高價才付出我的生命。不過你要在聖母像前發誓，你不會把我的事情告訴別人。’我馬上沿着扶梯跑下去，可是要到街上去，已經不行了，因為兵士們正在那裏搜尋加爾西亞哩。你的霍塞却像一隻貓似地跳過去了。我就跑到康塞普遜姑媽那裏，從牆上解下一把短劍來，又跳到街上去……加爾西亞就給了我這個五角星，同志。加爾西亞還活着呢。他可能說出一些關於霍塞的話來。”

〔註一〕 比斯開灣是法國西邊的一個海灣。

〔註二〕 巴塞隆那是西班牙東邊的一個港口。

我緊緊地握着孩子的手。

他想了好一會，望望那掛着風帆的小帆船，說：

“我不愛寂靜，寂靜是靠不住的，同志……”

空中一點動靜也沒有，一切都靜止不動，一切都低垂着。連海鷗今天也一聲不響，只偶爾尖叫一聲，彷彿是對着靜止的海水抱怨似的。

“你聽我說，同志！”霍塞忽然大聲說。“當你回到祖國的時候，請你告訴蘇聯所有的孩子，說他們有一個朋友霍塞！”

“我一定說的。”

“現在呢，先生，把蘇聯的事情告訴我吧，”霍塞請求着。

他就問我，關於我們那些戴着紅領巾、在營火旁邊唱着歌詞比火還明亮的歌兒的孩子們的生活情形。他要知道一切的事情：我們的海水是什麼顏色，花園裏的樹在什麼時候結果實，我們的田野裏有些什麼花使人看了很愉快，還有霧季是不是很長，蘇聯的同志們穿些什麼樣的衣服，蘇聯的毛毛雨什麼時候落下來……

霍塞什麼都想知道。

2

開普敦拋錨處還是像以前一樣寂靜。波浪和風都悶聲不響，這陌生的炎熱的天空，也像小船的風帆一樣，受着無風的苦痛。

開普敦是奴隸佔有者的城市。在每個角落裏，都是又無恥又

粗俗的繁華，可是和它們並存在這裏的却是極頂的貧窮，一看見那種情形，眼睛裏就會不自覺地湧出仇恨憤怒的眼淚來。

港口有許多酒店。這些酒店是爲船長、舵手、漁民和普通水手開設的。現在這些酒店裏人都坐滿了，因爲捕鯨小艦隊世界號、托爾沙偉號、巴列拉號，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要開出去捕鯨，所以水手們把剩下的錢都拿去喝酒，誰知道這些船還回不回來啊！

小船上又吹起笛子來了。可是風還是悶聲不響。傍晚它還是不來。船上的燈火反映在水面上，奇妙得就像花冠一樣。從波陸克斯號汽船上，傳來了西班牙水手的歌聲：

“是一片遼闊的海的寂靜，
那兒，藍色的五月笑盈盈，
你可不要相信：
波濤嘩啦啦在翻騰，
會把你向鹹的天堂引進……
水手啊，只相信太陽、指南針，
還有你的朋友——星星……”

這是強有力的、年輕而且很熟悉的聲音。這是霍塞在唱。

3

清早他又和我在一起了。他快活地微笑着。

“告訴我，霍塞，昨晚是你唱歌嗎？”

“是的，同志。”霍塞臉上快活的微笑消失了。“這是我的父親

安東尼喜歡的一支歌。你願意我把他的事情告訴你嗎？……這還是在巴塞隆那的城外森林裏……你聽着吧，同志……”

“你講吧，霍塞。”

“……森林歌唱着春天。你大概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吧。好像每片樹葉上，都有鳥叫的聲音，叫得人心裏很快活。可是夜裏在那裏就有過戰鬥。我的父親，是一個擁護共和政府〔註〕的人，他在這次戰鬥裏傷了腿，給佛朗哥匪幫俘擄了。

“第二天，他們的指揮員陸軍上校彼列斯老爺命令把父親帶去審問。父親站着一聲不響，也許他是在聽鳥兒唱歌。而且他大概是不願意在春天死去吧。兵士們聽從上校的命令，把父親綁在樹上，又把一隻裝着汽油的瓶子擺在他旁邊。

“‘好，現在你就會說話了！’彼列斯老爺說。‘你要馬上變成一個愛說話的人，就像井邊多話的女人一樣。’

“可是他顯然是不大清楚我的父親的，同志。

“‘只要說幾句話，你就可以救自己的性命，’上校又說。‘用不着不做聲，你們反正已經失敗啦。’

“這時候，我的父親却說話了：

“‘不，我們沒有失敗，你胡說八道，老爺！這就是我安東尼說的話！’

〔註〕一九三六年二月，西班牙的勞動人民和小資產階級組成的人民陣綫，成立了共和政府，但在同年七月，佛朗哥領導的法西斯黨徒舉行反革命的叛亂，跟共和政府打了三年仗，由於反動派得到德意法西斯的援助，就把政權奪去了。

“‘你的希望是什麼?’彼列斯笑了。

“‘我的希望在西班牙人民的身上，還有，在我的兒子霍塞的身上!’

“父親就是這麼說的，同志。說了這些話以後，他們就開始打他，打了很久，一連打了兩個鐘頭，可是他還是悶聲不響。後來他們就把瓶裏的汽油倒在他的身上……”

霍塞不做聲了，沉思起來了。我好像覺得他在哭。不，這孩子沒有哭。他的眼睛裏充滿了熱烈的金色的光輝。這光輝，也許就是以前圍繞着那位擁護共和政府的兵士的那種火焰的反光吧……

我很不願意霍塞不做聲，所以我問他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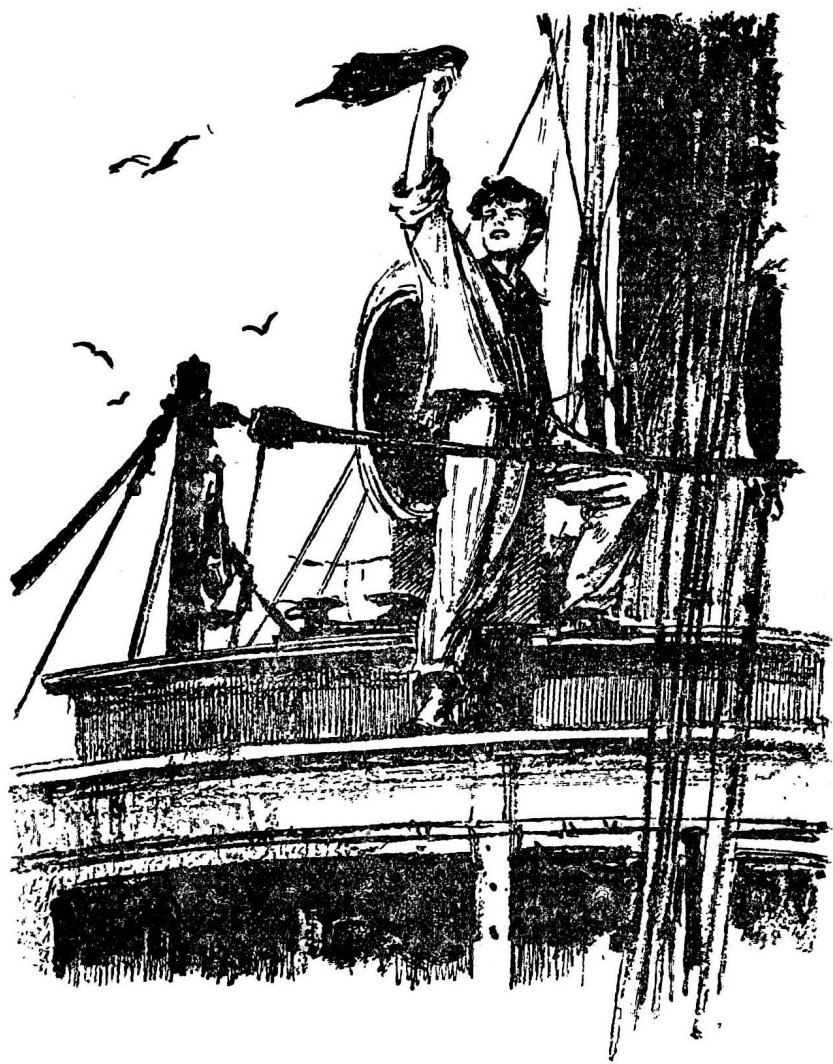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說一說，你是怎麼知道你父親的事情的?”

“這是我父親的一位朋友卡爾洛斯告訴我的。他是潛伏在佛朗哥匪幫軍營裏的一個情報員。我那時候還很小，不比桿上的旗子大，這一切我却記得很清楚，同志!……彼列斯老爺直到現在還活着呢，他現在是馬德里〔註〕的最大人物——一個將軍。可是他走到哪裏，也逃不出霍塞的手……對嗎?要知道當西班牙舉起紅旗的時候，這位老爺就不會有好下場啦!”

霍塞黝黑的臉色，變得更加嚴肅和成人氣了。

這時候，太陽昇得更高了。天氣很熱。呼吸很困難。我們就向港口倉庫的牆邊蔭影裏移過去。霍塞還是一副嚴肅的面孔，

〔註〕 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。



他說：

“西班牙會得到解放的，同志！”

“是的，孩子！”

突然從波陸克斯號汽船上傳來了一陣很大的聲音：

“喂，霍塞，霍塞！”

霍塞看着海，然後他轉過視線來看着我，他一面忍住激動，一面說：

“別了，同志！你看，波陸克斯號汽船上，升起了出發的信號旗。這是桑傑斯在叫我。你說，我能够擁抱你嗎？”

“好的，霍塞，別了。我們還會再見的。我可愛的小同志！”

“再見……你不會忘記我的請求嗎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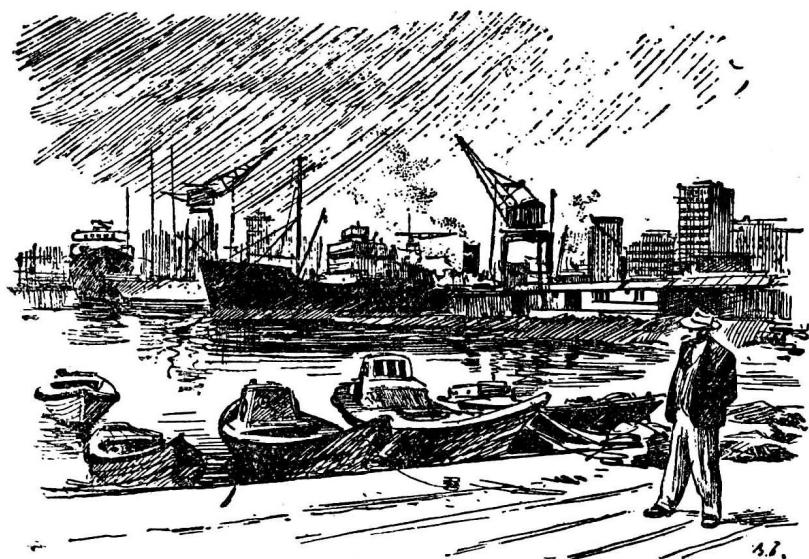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，霍塞，不會忘記的。當我回到祖國的時候，我就說：蘇聯的孩子們，你們有一個朋友霍塞哩！”

“就是這樣，同志！”

錨鏈嚕囉嚕囉在響，告別的汽笛也叫起來了，波陸克斯號汽船的船尾翻湧着泡沫，離開了開普敦港。

霍塞站在上甲板上的煙囪旁邊，用紅手巾向我揮着，同時又用手指着天空。

在那邊，在大船桅桿的上面，有一隻預報大風的信天翁在飛翔。



小 查 理^(註)

1

隨便什麼人看查理的樣子，以為他頂多只有十四歲，實際上，他已經十六歲了。他身材很小，肩膀很窄，整整齊齊地穿着一件熨平的送貨員的短上裝，從早到晚他都在查維斯的辦事處值班，查維斯是一個包買魚的又高又胖的美國人。

“嗨，查理，到港口去！好吧，快到大衛遜那裏去！嗨，查理，到史密斯那裏去！……”查維斯老是在叫他。

〔註〕 這篇故事寫的事情發生在美國。

傍晚，查理的腳變得像鉛一樣的重起來，他那又長又瘦的臉上滿滿都是汗。

這算得了什麼，這還不算怎樣重的工作呢。他的朋友，那位漁夫小張，過的生活還要苦啊。

可是，平時老是憂愁沉悶的小張，為什麼現在却用那一對烏黑的斜眼睛快活地望着他呢？

“中國很熱……中國是爲獨立而戰，”有一次小張碰到了查理這樣說。他很信任地把手放在查理的肩上，又補上一句：“已經有很多中國漁夫賣掉了自己的小船，動身回到中國去了。啊，我要是一隻鳥兒，馬上就飛到那邊去！……”

小張有很長一個時期是個沒有船的漁夫。在去年夏天，他才突然走了運：他的一位到聖保羅〔註〕找兒子去了的親戚雷伯伯，把一條小船送給了小張。小張給這條小船取名叫燕子號，他甚至於還吻過它。

“我到底也有一條小船了！”他和查理共同享受着這份快樂。
“這是我自己的船啦！”

可是小張的情況並沒有好轉。這是冬天暴風雨的季節，聽着這北方的風聲他就發愁，他坐在屋子裏熄滅了的爐子旁邊。所有的人都到查維斯這裏來借債，這些債是算在春季漁期賬上的。

查維斯——這個在每一筆借出去的債務上都要加利息百分之二十五的傢伙，很殘忍地使漁夫們都破了產。他用賤價收買漁

〔註〕 聖保羅是南美洲巴西國的一個海港。

夫們經常在海上冒着生命危險才捕得的魚。他小氣、殘忍，壞心眼好比港口上的灰塵那麼多，查維斯認為中國漁夫活在世上，只是爲了使他從他們身上榨取金元。

這就是他的生意經。

有一次，查維斯喝了酒，來到辦事處，他醉醺醺地大叫着：

“喂，到我這裏來，跑腿的查理先生！”

他倒在安樂椅上，把他穿了一雙擦得發亮的黃皮鞋的長腳放到桌子邊上，就開始教訓查理應該怎樣過日子：

“生活當中主要的就是生意經，跑腿的查理先生……凡是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是誠實的美國人的生意經……這種生意經就是我吃的麵包……”

小查理很厭惡地望着主人。查理知道得很清楚，查維斯所謂“誠實的美國人的生意經”是什麼意思。如果某一個中國人不願意把魚低價賣給他，他就打電話到暴風咖啡館去，那館子裏有瑪特遜和他的一班黨徒們，他們準在當天把那個漁夫的小漁船打掉。

大家對瑪特遜的黨徒們又恨又怕。要是查理變成了一個魔法師，那他就會把他們和查維斯一道變成一堆灰燼。要不然，無論怎樣也制服不了他們……的確，小查理同院的朋友——銅匠亨利就說過，查維斯和他們的黨徒們的末日就要來了。“可是會不會有這麼一天呢？”查理想着，帶着憐憫的神情看着自己那雙枯瘦無力的手。不，這雙手未必能够做點什麼事情出來。人家會